



□ 12  
3303  
8



12  
3308  
8

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一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經子類

天下古今之書文穴亂極矣有王者起必當釐正而大焚之  
焚書正所以存書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亦是焚書之意

友人有言古本大學之妙者子曰儀於大學只讀得聖經於  
聖經只讀得三節在明明德一節明明德於天下一節修  
身為本一節三節中又只讀得在明明德一節今本古本  
尚未暇辨

只格物二字古今尚有多人未讀得在說甚今本古本  
古書最多斷簡錯簡必以古本為是者非也古書最多脫略

思辨錄輯要 卷十一 後集

昭和九年  
九月一日  
購求

必以今本之經傳分明字字註釋爲是者亦非也章句之分自二程及朱子已自不同豈可執一爲據吾輩讀書只是得其大意可以爲身心之資耳若必拘拘分章分句辨古辨今反落第二義

大學語學中庸語道又簡易又周而又精微又平實直是點水不漏學者看得此二書透則可無他岐之惑矣

孟子道理極平正然議論卻有機鋒或直折或接引處處皆有作用如王何必曰利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此直折之類也賢者而後樂此及愛牛好貨好色此接引之類也雖是聖賢實具有英雄作用亦是資稟及時勢如此

四書自程朱以後被嘉隆時一班纖儒解壞直弄得不成道理聖人復起必將正兩觀之誅

只陰陽兩畫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全部易經已和盤托出矣未審讀者能信得及否

伏羲大橫圖只是把奇偶二畫一左一右一直疊起至第三畫卻天然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至第六畫又天然是乾在乾之第一卦兌在兌之第二卦離在離之第三卦震在震之第四卦至坤則在坤之第八卦真是奇特若把來從中折看卻畫畫都是對待

大圓圖只是把大橫圖劈中分開左右圈轉大方圖亦只是把大橫圖分作八層一直疊起絕無分毫做作不費分毫氣力然與天地四時卻無不吻合決非聖人不能作或謂得之於陳搏蓋陳搏亦有德而隱者非後世道家者流也伏羲大橫圖與周子太極圖雖則兩樣其實一意兩儀無論

矣五行卽四象也成男成女卽八卦也萬物化生卽六十  
四卦

乾坤爲易之門故四聖人於乾坤二卦各極其精神看得乾  
坤兩卦透餘卦不必言矣學者不可不細心著眼  
天地間只是陰陽陰陽只是對待原無偏輕偏重伏羲畫卦  
亦是如此至文周繫辭孔子贊易便有無限扶陽抑陰之  
心此所謂參贊裁成也試看乾坤兩卦文周于乾之卦爻  
辭何等乾圓潔淨明白正大至坤則便增許多周折許多  
警戒孔子於乾之彖象文言何等張皇贊美反覆詠歎至  
坤則寥寥數言惟勉之以從乾而已蓋伏羲之易先天之  
易也先天之易未嘗不具後天之用而畫卦以體爲主則  
卦自當如此文王之易後天之易也後天之易未嘗不本

先天之體而繫辭以用爲主則辭自當如此非但道理卽  
世變亦然故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若使乾坤兩卦語語皆作對待一部易經豈不死煞  
元亨利貞決當作四平看想得文王繫乾彖時胸中只是靜  
蕩蕩地以言乎天則爲有道之天以言乎君則爲聖神之  
君以言乎人則爲至誠之人何須丁寧何須告誡朱子必  
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是慮占者未必皆至誠之人  
故下一轉語此亦子服惠伯對南蒯之意于彖辭未必無  
補也然此自是辭外意須是將文王彖辭四平解過然後  
將己意另作一轉始得

朱子以利字作虛字看此因後六十三卦中未嘗以利字單  
行也然元字亦未嘗單行於此可見文王之意決不欲以

乾卦等夷於六十三卦

六龍之中惟躍亢兩爻最難處故聖人論躍亢兩爻亦特妙  
進無咎註作可以進而不必進者非蓋朱子是慮後世有操  
莽懿溫之流故爲此敬慎之言不知乾之六爻皆爲聖人  
九四乃舜禹湯武之倫非操莽懿溫也陽城南河及觀兵  
孟津等類皆是躍其欲進者皆非富天下之公心也其欲  
退者則惟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也所以夫子諒其隱鑿其  
心恐其避世俗之小嫌而廢天下之大義故決然以進之  
一字定其志堅其膽豈爲操莽懿溫作勸進表乎孔孟以  
後從無人識此義待小人太寬待君子太嚴往往議論繁  
苛甚於束溼使君子坐失機會不能展動分毫亦主持世  
道者之過也

或問天德如何不可爲首日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一節止是贊乾元見元之能包四德而  
統天也文義甚明如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而即亨有  
始而即有亨非于元之外別有亨也利貞者性情也利貞  
即元之性情於此而見非元之外別有利貞也惟乾始能  
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故人以元亨利貞分四德平  
看而不知亨利貞皆元也元之德豈不大矣哉然而元之  
大一乾之大也故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惟  
乾元之德如此其大故六爻之發揮不過旁通其情時乘  
御天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即平矣文義甚明文氣甚  
貫註中板板分註亨利貞爲失之矣

文言說潛龍一爻往往以行字相許如曰樂則行之日可見之行也蓋有能行之德而後藏故謂之潛龍所謂舍之則藏也與漫然隱逸之士不同

潛龍非只隱逸便可稱潛龍須看一龍字其中便有大學問在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說箇龍德又說箇成德則知非聖人不能當龍非龍德不能當潛今之潛者誰乎今之潛而龍者又誰乎

讀潛龍不可只作隱逸傳看過隱逸只是高尚所謂爵祿可辭者耳潛龍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逸世不見知之聖人不足以當之知此則雖屈原陶潛亦瞠乎其後許由巢父云乎

士君子當潛時最當學問亦最好學問此所處寥落則心思

愈加靜專故也或曰世亂恐無安靜地又多衣食之累奈何曰念及此則一刻安靜即當一刻學問矣衣食之憂又其次者

潛龍有不終潛之學問著述是也不得于今則得于後不行于天下則行于萬世我何爲不豫哉

亢不獨處富貴極盛之地有亢即處潛亦有亢事太激名太重是也儉德避難知幾其神乎

括囊无咎无譽亦處潛一法其不及潛龍者遜其德也抑亦可以爲次矣

以乾觀坤則坤直是純陰之世矣然全卦中不見此意只于六四一爻見之以四當外卦之首重陰之始也故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履卦卦辭曰履虎尾則知履之爲卦亦與危機相近矣然初二兩爻一曰素履往无咎一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則知當履之時能與上遠則危機亦淺

遯之爲卦只二陰浸長聖人便以遯爲名便要君子退避此履霜堅冰之意也然難進易退之義亦於此可見

初六遯尾有厲九二係遯有厲則知遯必貴先必貴決然象又曰遠小人不惡而嚴則當遯之時而清濁太分亦危機所伏也不先不後不激不隨庶幾得之

不惡而嚴四字最可味惡則有進而與爭之意爭則激激則傷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不獨君子受其害天下且受其害矣嚴則惟遠之已耳君子苟能退步小人斷不敢犯亦斷不忍犯

明夷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蓋世道旣當明夷若文明外見將來物忌故利用晦然大象又曰用晦而明六五小象又曰明不可息蓋明雖晦于外不可息于內混迹庸衆所謂晦也專心聖賢所謂明也吾身雖廢吾心不可不治庶幾明夷之旨乎

外柔順三字最妙處難而柔順則不與逆鱗撻決不至于犯難矣然所謂柔順者蓋理當柔順者也或臣子之於君父或聖賢之於狂暴或迹處草野而無綱常之責或身任絕學而有道統之寄如是者可以柔順不然在職死職在官死官臨難母苟免順受其正書識之矣若皆以柔順自居得無脂韋之誚乎

困與遯與明夷不同遯之時禍機尙遠地步儘寬明夷之時

雖災害切身然尙容人計較兢兢業業患猶可免若困時則直是無所復之令人動轉不得此時而更營心計較則私意叢起必至皇惑失措將來脚跟必站不定大象一言說得好君子以致命遂志若曰此時之命惟有致之而已若夫志則必不可不遂隨遇而安無入不自得死忠死孝取義成仁皆此念爲之故吾以爲學者必有此念而後可以處明夷而後可以處遯

節至于苦便是有意立節若有意立節則此時便非貞矣不可貞言苦節非貞不可以之爲貞也聖賢立節只是理應如此初未嘗矯節卽至捐生死難亦不過從容就義未嘗有所謂苦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同處節時然當節而節則無咎不當節而節則凶乃知聖人初未嘗有心於節也時爲之耳使稍有可通聖人決不蹈失時之譏也此二爻宜與潛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二句參看

坤彖較乾彖便有許多言語然一以貫之只是從陽二字乃終有慶註謂反之西南而有慶非也謂之喪朋則喪其類而從陽矣故終有慶

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意主於元坤文言釋元亨利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意主於貞此處便有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之別

易稱卜筮之書聖人所以前民用至於君子則有無待於卜筮者易之吉凶不過決於理之是非民不知理故聖人教以卜筮君子明理之所是則趨之理之所非則避之死

生利害固有不計者今人動謂易為趨吉避凶之書至以卜筮為智巧規避之事試玩易辭占何嘗有一毫規避昔朱子稱周禮為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子於易亦謂是四聖人天理爛熟之書若目為智巧規避則一團人欲矣易經是格物窮理之極功

舜光問伏羲既有八卦次序矣文王何以又有八卦次序也曰伏羲八卦次序是未有八卦逐漸生出乃天地網緼萬物化醇也文王八卦次序是已有八卦交互索來乃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

易經吉凶兩字只是論是與不是若是即仗節死義遺逸阨窮俱是吉若不是即為君為相福壽康甯亦是凶也

易經中貞凶二字最妙蓋正至不可行處而必欲固守其正

則雖正亦凶矣邦無道危言危行是也巽以行權其惟君子乎此二字當與亢龍有悔一爻同看

讀貞凶貞吝四字則知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與言必信行必果經經小人之別

自易書以後揚雄之太元關朗之洞極司馬光之潛虛與康節之皇極經世皆擬易者也然太元之八十一首洞極之七十二象潛虛之五十二行皆穿鑿無本若康節則原用易數其自一一而之八八皆易卦之本數也故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康節以歲月日辰推成元會運世乍思之似乎杜撰然卻是已然之迹孟子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即其上推世運堯舜之治恰在中天則此書之數信非偶

然矣

昔賢謂康節之學遇物皆成四片蓋因其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皆以四爲數故也其實康節所分動靜各四則原是八數彼此相因不出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不過兩八數也昔賢又謂康節之學是加一倍法蓋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也其實兩八數亦是加一倍

皇極經世書性理書所載乃蔡西山經世指要蓋因康節之子伯溫所著一元消長圖而推衍之非康節之全書也若欲究康節之學必須讀其全書讀全書而更閱指要則全書之意燦然矣然此是另一種學問學之卽不通知亦不妨蓋欲精究之恐反有舉一廢百之慮觀當時二程同時

朱子相去不遠俱不肯汲汲于邵子之學意可知矣

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曰周易今讀皇極經世竟是康節一部易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兩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大矣至矣豈不能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乎

伏羲易卦圖自太極而分陰陽自陰陽而分老少四象自老少四象而分八卦乾爲天坤爲地不過一陰陽而已康節圖則自不動不靜之間而分動靜動生陰陽靜生剛柔陰陽剛柔各生太少此則與易有別康節蓋以動屬天道而陰陽者天之氣靜屬地道而剛柔者地之質故也然繫辭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康節之圖之意原自易書中出來蔡西山曰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旨哉言矣

邵子觀物內外篇俱是玩心高明讀之真見得虛空劈塞皆道

或問朱子云康節兩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朱子曰想只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康節書中此類甚多如云星爲晝辰爲夜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之類皆不可解皆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其所以沛然成書者緣他見得箇天地始終大局完完全全故于中細小之物合之而無不合卽不合而亦無不合也

皇極經世之蘊發明於觀物內外篇其間有極精奧者諸儒所不能道也據伯溫云外篇門弟子所記今觀其文若出一手非門弟子所能記也趙氏震以爲如易之有繫辭信哉

通書西銘當列於四書五經之亞使學者熟讀

五經四書格人此心之理靈樞素問格人此身之理人一身之理尙不能格何以云格物

靈樞素問非周秦間人不能作其文字直如三代鼎彝古色班駁不可辨識其論理亦非尋常人所能到古人之心通造化如此

董子書只天人三策可觀其繁露頗涉識緯且文氣亦與天人策不同疑是假書

正蒙書中雖有一二欠自然語然卻多開闢處凡天地陰陽鬼神律歷幻渺難知之理皆能精思刻論發諸儒之所未發其有功於吾道不淺學者不可不讀

儀禮經傳通解相傳為文公之書其續集則黃直卿所輯也然觀其大槩猶似禮經類書所引白虎通左傳國語諸家似亦太雜且以儀禮為經是貴其可遵行也而所補鄉國王朝之禮雜采諸書體格不一竊疑此書非已成之書當是文公命門弟子所輯欲加筆削勒成一家言耳日來靜坐觀禮頗識得制禮源頭以為禮必有提綱必有儀節必有圖說必有疏義四者備而後可以為禮書蓋有提綱則便於記誦有儀節則便於演習圖說備則按紙可識其文疏義明則開卷即通其旨凡輯禮書決當以此為準

郝楚望九經解大抵以別出手眼為高然其中識見亦儘有開闢不可及處未可忽易但論經處多援引佛經互證雖名為闢佛其實推墨附儒也緣楚望曾習釋學故議論便顛倒縱橫大約三王之餘卓吾之次耳此書後必有喜之者其力量亦甚可畏吾黨學問有暇當取而論正之揚子雲好奇而不自量作太元以準易所謂小有才未知聖人之大道也宋之司馬公可謂君子矣而乃作潛虛以擬太元何哉其亦格致之功有未盡乎卒至訓格物為扞禦外物有以也

混古始天易錢塘田藝蘅所撰因太極之說而謬為元極靈極太極少極與夫動靜三才之圖文極淺鄙而高自誇詡詆斥濂溪可謂無忌憚之小人矣初學未知太極本然之

思辨錄卷之十一  
二  
妙或有因其淺鄙而喜之者要之熟讀通書見得周子原  
圖實落處自不為所惑也

管東溟論乾龍義大約欲救正姚江泰州一派後學奪其器  
而與之靜似矣而乃以為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  
是何言與欲挽狂瀾之倒而更以其身為狂瀾可乎至於  
剽竊二氏推墨附儒三教合一之說昌言無忌一時橫議  
之風猶可想見講學之弊遂至於此禍亦烈矣

王可大象緯新篇語俱平實至論歲差以為天道原自不齊  
久之必差必隨時考驗以合於天乃為至當語甚有理不  
知堯夫差法何以冠絕古今也

按以上論諸儒學術此條  
程子謂堯夫條下

吳繼仕樂經源流主國朝李文利律呂元聲之說以黃鍾為

三寸九分謂其聲極清而徵羽為極濁其說之是非予不  
敢知但以古人候氣之說推之黃鍾候冬至之氣其入地  
最深則黃鍾之管似宜比諸律為獨長不得反為極短也  
又單穆公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然則宮聲之大自古而  
然而文利繼仕獨謂其聲為清而細予不敢信

予初未知樂然竊謬謂律起於聲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  
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律起於聲之一證也故  
予謂古人定黃鍾之宮皆以耳齊之有聲而後有器有器  
而後有數非以數定器以器制聲也古人之法自源而流  
今人之法自流而源源流倒置古樂之不可復無足怪矣  
何柏齋樂律管見黃鍾九寸之說同於西山而又以為九  
分為寸與西山十分為寸之說異其說鑿鑿亦成一家然

樂律非可以空言爭西山律呂之學雖文公亦以為精當而制而用之音節不調乃思更制而不果柏齋之說豈亦嘗制而用之耶柏齋之言曰惜予未精於音不能盡得其妙然則管見之所言者非音耶非音而又何以言樂也故愚以謂樂不知音而強爭於器數者皆說夢也

李資乾太和元音似涉泛濫然樂原本大槩不甚相遠

林兆恩歌學解詩四句分作春夏秋冬又每字分作春夏秋冬

冬以聲開放為春夏聲收斂為秋冬夫字有陰陽聲有輕重調有清濁節有疾徐安得比而同之乎今世歌法大約

如此宜乎與古歌絕不相類也按以上四條並論樂律當編入二十二卷治平類論

樂諸條中下又有林兆恩禮射圖一條已見二十一卷治平類中今刪去

代藩讀書錄以己意詮釋六經語孟大約出入禪學如解易

終萬物始萬物莫甚乎艮句乃云即動處求心了不可得又云動起靜不滅動止靜不止靜既無止息動亦無所起又云性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無不知無覺無不覺俱實實用禪語

世傳李翱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今予讀其書雖未能醇乎其醇如宋之周程張朱然居唐之時舉世憤憤而翱獨沾沾於此亦可謂中行獨復之君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正辭書及答開元寺僧書若時時存心於斯道者較之韓愈似更進焉今韓愈已配食兩廡而翱猶沒沒或亦後人所當加之意乎翱之所得較宋末諸儒此下當有脫文當道學開明之後者也其聞斯道也易翱居道學未明之先者也其志斯道也難且觀其復性書

所載當羣言淆亂之時而所推尊引用者不過學庸語孟與夫繫辭之文而已夫學庸語孟之文當時尚未顯也而

翺之所見已能及此則豈猶夫人者乎愚故曰翺之學似

尤勝退之也按此條已見諸儒類中但此條多翺之所得以下四十字姑存之以俟攷

金壇于鑑中說以大學八條目分明誠體用敷衍成說大旨亦無甚悖謬然立言輕重不倫詳略無序似屬依傍非出沛然

宋潛溪遂言劉括蒼郁離子王華川危辭皆留心世道之言然而潛溪括蒼勝矣潛溪責蕭何入關不收秦祕書而收戶口圖籍便是宰輔見識括蒼以招安之說為勸天下作亂以井田為亂後可復以德政刑威為行幣之本便是佐命見識

方正學先生直有堯舜君民之意其所設施皆欲法周官侯城雜識所記往往見於言表然建文之初興革太銳卒有靖難之禍豈天不欲復三代之盛耶愚觀建文興革之始不先天下大勢而汲汲於官府宮闕之名號則正學雖志古治似猶見其細而未能見其大也太祖嘗曰此奇士當老其才豈當此時其才猶未老歟

近思雜問永嘉陳埴所撰其言純粹中正近世學者罕有其比惜未覩其全與未悉其出處行事當細訪之耳即陳潛室

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撒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為回賜以上

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  
曰我在南京時尚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  
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其猶有鄉愿之意耶  
予自十七八時讀楊復所時文便批評他是禪學今讀秣陵  
紀聞其所謂禪固不待言而明也至於紀錄體式亦語語  
抄襲禪門語錄公案不意當時狂瀾之倒至於如此  
三山麗澤錄王遵巖之所爲請正於王龍溪也當時荆川遵  
巖亦好箇人物卻被龍溪弄壞  
予聞之友人云龍溪行不願言居鄉頗貪鄙未審當寺何以  
能信從如此由今觀之亦只是互相掉弄和闕過日彼此  
俱無實見也

鄭善夫經世要談亦雜釋老然其中亦頗有可取者如學問

貴包荒及防身若禦敵一跌則全軍敗沒皆名言也

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  
爲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

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自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  
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  
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曆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  
鋒閒話過日其禍益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曆之末人  
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  
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  
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  
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  
已

鄭端簡自言不知學其所作古言出入頗多大約論史論事處便明白至論理處則質實亦未及研精故也

海昌王文祿作求志編蓋忿嫉當世無留心民事者故有見輒書意欲見諸施行亦可謂有心世道者矣其言閣輔欲治天下必先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才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凡有入京士民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爲公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法周知三司府縣誠爲良法使得此等數十人亦可以修政立事矣

陳幾亭集有汪登原理學經濟編序稱登原此編語理學則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則以墾荒救聚斂此亦熹宗朝一人物也惜乎未見其書又云汪公嘗試屯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後爲大司徒欲大行屯政以眾議不合遂去位則汪公誠人物也識之當徐覓其書



之陋矣

史家志與紀傳是兩項志以紀一代之法紀傳以紀一代之人物與事此不可偏輕重者也然志之一事較紀傳爲更難蓋紀傳不過即其人之行事紀其善惡志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之類非學問淹博者不能歷觀全史大約皆詳於紀傳而略於志卽如史記之八書前漢之十志後漢之八志皆繁簡失倫去取任意莫大於兵政賦役而三史俱不載莫無益於封禪而史記獨載之世之談史者津津以史漢之文筆爲言彼文章家固無論大儒如程朱亦僅譏其是非之謬而已及乎後世志之荒略也固宜作史之體記宜簡志宜備記則惟取國家大政事大征伐及國家關係大臣與夫當世人才之善惡足以勸戒者其餘

則略之志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河渠賦役官職藝文之類每一志爲一部擇專家之精於此者撰輯成書書不厭詳其有辭不能通者則益之以圖蓋志中如天文地理禮樂兵政河渠之類俱不可無圖而志皆闕之萬世而下何以考信任史官之責者其尙念諸

史文失實最多然褒貶失實後世猶爲可辨至於紀事失實則不可考矣甚矣史官得人之難

世人多愛史記子亦素愛之以其善入人情也今復讀之甚不喜蓋其言憤懣不平大非中和之旨世人好之亦只是情欲之私勝悅史記之先得我心耳能正其心則乖戾之言自不能入

綱目雖稱朱子所作然朱子止是作義例其書則諸門人分

任其間恐尙多舛誤及未合義理處卽書法與提綱互有不同此汪克寬所以有考異之作讀者須細細考閱以義理自斟酌之不可止據成說也

周赧王五十八年綱目書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下分註呂不韋邯鄲姬事按此爲以呂易嬴一大關係提綱內未經標出而書法發明俱未之及豈以此事爲傳疑耶果爾則分註亦當有傳疑之說不應鑿鑿如是若果真則當書曰秦太子異人納呂不韋邯鄲姬自趙逃歸不應闕然也

晉地今之山西表裏山河爲東諸侯屏蔽故力能制秦者惟晉自三家分晉魏失河西秦始得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尹起莘綱目發明謂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

三家分晉始其言可謂當矣

凡民誰不當恤而尹鐸之於晉陽乃以繭絲保障爲請此如馮煖之於孟嘗爲趙氏營三窟耳非實心爲民也

魏惠王史記六國表云三十六年薨時周顯王三十五年也子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司馬氏以世本有襄王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記必得其真遂從魏書綱目亦因之按孟子晉國天下一章後卽接襄王今按東敗于齊是顯王二十八年事西喪地于秦是二十九年事惟南辱楚若作昭陽戰敗事則在顯王四十六年爲魏王旣薨十一年後事然古史荒略焉知顯王三十五年前不尙有與楚戰敗之事乎改元之說戰國亦無不應魏獨改元也愚

思齊錄卷十一  
三  
以爲魏之紀年尙當從史記爲是

秦敗三晉撤東周之屏蔽矣而周更賜以命服自免之策何其卑哉

衛鞅未變法之前秦亦未嘗有善政雖不善而無法以持之則雖惡而不至于極至變法一立而秦政之惡毒流後世矣此鞅所以爲千古罪人也歟

刑名與黃老同學足知申韓出于黃老

六國合從當攻秦不當待秦攻蓋攻秦則氣銳而勢聚待秦攻則氣懈而勢散成敗勝負皆由于此蘇秦非不知之而其志止於富貴相印得而蘇秦之願畢矣何暇圖秦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魏伐趙齊伐魏以救趙看二以字俱所以著齊孫臏用兵之法以見用謀用術非仁義之師如

文王過密者此所謂春秋無義戰也

樂毅伐齊獨莒卽墨未下人讒于昭王昭王置酒大會議言者而斬之封樂毅爲齊王此真將將之法卽使樂毅果叛處之之法亦不過如此漢高帝之於韓信必待張良躡足然後封爲齊王其不逮燕昭遠矣

儀秦皆縱橫而秦稍勝然儀能強秦而秦不能振六國者秦有君而六國無君也

秦太后幸嫪毐生二子事敗而又爲亂始皇夷嫪毐遷母于雍以茅焦之諫王自駕往迎太后子謂太后得罪宗祧焦不必諫王亦不必迎綱目不書往迎意可見矣

策士成功多通姬妾如鄭袖如姬及秦王幸姬之類伎倆不過如此

治兵之法齊以技魏以力秦以功技力猶試於虛而功則試之於實矣安得不強

安陵君縮高辭令未嘗不善然安陵受封於魏則魏宗國也

況當是時秦強魏弱秦能併魏魏不能併秦安陵縮高安

得不佐秦而拒魏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安陵縮高實以

強弱為向背非真執守信義也

五德終始之說最無謂始於鄒衍用於秦而歷代多相沿取用何其愚也

戰國之末天下鬪爭吞併習以成風非大反其習無以為治

此時雖有聖人起亦必將改封建為郡縣因時制宜不得

膠執古法也秦之速亡自由強暴不由郡縣

戰國末處士橫議已極異端蓋起非焚禁亦無以遏其勢但

不當併及三代詩書耳此李斯所以得罪萬世也世云始

皇坑儒恐此時被坑者亦無人可稱儒者魯仲連一狂生

耳尚義不帝秦而欲赴東海況為真儒而尚甘處咸陽耶

因坑儒而逐扶蘇因逐扶蘇而失天下天意昭然可見

陳勝之起天下無人而力又弱故耳餘欲立六國後所以自

樹黨益秦敵也項梁之興天下自立者眾矣而力又非不

足何藉於楚後而乃為此楚懷王之舉藉令羽竟成事則

此懷王者將何所置之耶始謀不善卒有弑殺之禍反貽

沛公以口實世謂范增智吾不知也明太祖始起欲設小

明王御座劉誠意不肯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為其識見超

於增萬萬矣

漢高為義帝發喪然於太公則曰幸分我一杯羹狙詐之人

其言前後不相蒙如此使當時項羽竟烹太公漢高事立  
敗矣卽幸而不敗不知漢高復何顏立於天下

商鞅徒木冒頓射愛姬名馬趙高指鹿爲馬總之同一術數

此皆所謂申韓也

前坑秦卒後又屠咸陽項羽卽都關中亦斷無久長之理韓  
生徒饒舌耳

觀韓信一人人厭之少年辱之市人笑之居項梁麾下無所  
知名以策干羽羽不用亡楚歸漢未知名坐斬幸遇滕公  
與語而悅似得遇知己矣然未之奇至與蕭何語何奇之  
而後得爲大將嗚呼負天下才者知己豈易得哉

漢王約信越擊楚不至張良勸王以土地封二人此亦一時  
權宜之計所以然者緣當時君臣皆以功名相合未嘗真

以伐暴救民爲心也

鄒生下齊亦韓信破趙之力也漢王甯不知而必與一豎儒  
爭功乎蒯徹眞隘人

每讀史至漢高殺功臣未嘗不深惡之以爲漢高陰鷲忌刻  
同於越句踐由今觀之亦誠是不得已蓋漢高君臣本以  
智術合非有道德仁義之素又其逐秦鹿高材捷足者先  
得之非素定君臣之分其氣各不相下特屈於智耳韓彭  
既殺之後猶有拔劍擊柱者則其先可知也故漢高之殺  
功臣雖漢高之忍然亦諸將有以致之是以爲功臣者貴  
早識天命

漢朝只張子房能見幾明決善全君臣之際然亦是以智術  
用事非能以誠格君也

君臣之間以誠感乃以誠應漢高雖英明然天資刻薄以嫚罵爲常道德仁義之人正其所深惡而痛絕也使當世果有王者之佐想望而卻走亦烏能以誠格之哉漢家應做事尙多參一遵何約束口飲醇酒非也然參亦自料不如何惠帝不如高帝雖有所爲終不出蕭何上耳又當時呂后用事非惟力不能爲時亦不可爲也平勃素以安劉氏自許今必待陸賈言然後交驩則知兩人皆富貴之徒實未嘗存心爲劉氏且觀其交驩必用金錢則兩人之鄙可知幸諸呂皆庸人天祚劉氏不然吾知其危矣

鼂錯之術純是管商且入粟拜爵起後世賣官鬻爵之弊不可爲訓然其意欲損貧民賦并救農民租則甚可嘉

文帝除肉刑苟充此心可復三代乃不聘禮儒臣詳講教法興修禮義而止除肉刑亦可謂不知本務者矣

戾太子之事司馬公歸咎武帝使太子自通賓客其議論甚正然是時太子得罪非賓客之故至江充急持之時奸黨四布卽有佳賓客亦無能爲矣

七國僭侈無制不能以禮格以德感而區區以削臨之技亦窮矣而削之無漸同時開釁徒爲天下藉口耳讀此益令人致慨於遜國靖難之間

矯制發粟此非汲黯之能實漢法寬大及武帝好賢之所致也試問後世能復爲此否

漢刺史行郡以六條問事其一爲強宗豪右其五皆察二千石故爲職要今之行郡者且下及負販矣惟利是圖何治

之能為

霍光但謹慎耳日磬則有識有斷能處大事故後能以功名

終

假衛太子雋不疑引經斷義送詔獄昔人謂其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愚謂斷獄亦非從容審辨真偽自得何必遽然送獄設太子果真不將重傷武帝之心耶

霍光既廢長立少則當慎擇賢良昌邑無道不在今日乃買買立之買買廢之社稷無恙亦云幸耳

充國老謀深算其用兵有王者氣象非衛霍輩所及也余嘗言充國頗似武侯其便宜十二事計慮深密文章精妙亦可與出師之表並傳

順決流以觀水勢此亦治河一法但當徙居民之當水衝者

如止坐觀則非策矣

高祖豁達大度然其中正自有權略續學高祖太過焉得不為賊所中

光武近王漢高純霸

文吏為害人猶知之清吏無益人不能知非見其大者未可與語史言文吏習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自是確論

漢時儒者原無大學識特以高名要譽耳故往往以不出為高出則遂喪其實

處黨人之中而怨祿不及者郭泰也處黨人之外而免於評論者申屠蟠也二人殆未易優劣

治流民及流寇初起皆當用楊賜所言宜敕刺史簡別流民

護歸本郡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操誅孔融史文誤操抑融然融實昧保身之理蓋此時勢已不可為矣潔身而去其庶幾乎

吳雖僻處一隅然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人才輩出權皆能撫而用之安得不霸一方

周瑜稱魯肅忠烈可以代已然瑜勸權拘備肅勸權借備荆州非兩人之計有得失蓋瑜之才力足以并蜀而圖操則備之雄才瑜所忌也瑜死肅不過守成而已非與備并力則操且不可禦故兩人之策不同要之各審己而量力也操既破張魯蜀中乘勝可克然操自鄴趨漢中已二千餘里陽平險峻操心竊悔幸而得之兵眾已敝又欲遠圖巴蜀倘劉備死戰於內重險隔絕糧運不繼張魯之眾反覆於

漢中孫權之兵猝臨於江上好雄立朝人心側目蕭牆之變未可知也論者以操不圖蜀為失策亦未知老瞞心事耳

據溫公之意亦未嘗帝魏特以紀年故用其年號遂因而帝之書辭多用魏紀未免失之過揚如受禪一段亦不必詳悉如此且美多刺少

觀司馬公論一統列國之分前一段議論亦得然既有一統列國之分則紀年之法當一統時則用一統年號當列國時則但書甲子而諸國年號皆分註其下便不失紀事之實何至插入魏宋齊梁而啟後人紛紛議論乎

曹丕篡漢天下同嫉而吳蜀構難置之不問雖先主之急於報私仇然實自呂蒙襲荆州始故吾謂丕之篡漢權與有

力焉

祁山在長安之西幾七百里而魏之應兵如期而至攻猶不克況於逕沖長安微倖棄城邀功萬一此必不得之數也世乃以孔明爲不用延策何其謬乎

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況貴爲天子曾不得比庶人於情安乎晉武除服哀毀可謂不世之主而晉諸臣斷斷不欲無非謂其不便於己耳不知嗣君與臣民原自不同是當以差等議爲定制使萬世可遵而守豈可以此而廢彼惜乎古今來無建此議者

王彌卑言以誘石勒輒爲勒所圖石勒卑言以誘王浚浚輒爲勒所併在知與不知耳英雄成事只是細心

桓溫能襲成都而不能守兵力不足且畏北趙乘虛急於歸

故也若再留成都一日足以集事不必再煩周撫之師矣

中原降將止一姚襄可用若御之得其道未必非恢復之機

乃殷浩以庸奴馭之殊可惜也

謝安殷浩俱虛名之士相去無幾其一成一敗亦有幸有不幸耳淝水之捷天也非人也

苻堅平生不喜殺人雖反者亦皆宥之今殺姜協姚萇慮其及已矣此其所以反也可爲刑賞失中之戒

檀道濟立功如此而以威名疑而殺之則當時才能之臣孰

肯以功名自保哉非臣弑君則君殺臣其篡相尋宜也

高允眞理學經濟終史冊不可多得

高允生平人品學問無一事不合中庸幾幾乎大賢以上矣魏行均田其意甚善然不得要領其法頗繁又桑田爲世業

唐史金華 卷二  
十  
使得買賣則仍為私田矣故不久而遂弊唐祖其法制未盡改也

文帝魏之聖主高允魏之至人視南朝君臣蓋天壤矣當時天象亦應北魏可見天亦眷之

十二律管分寸難明陳仲孺欲於準之中豈畫分寸以定十二聲法最簡便然必黃鍾既定乃可為中弦之則此條當編入治

平類論樂中

蘇綽才德近於聖賢惜乎未聞大道使遇程朱其所成當未可量

蘇綽才似管仲而心術勝之後人以其生於北國每抑置勿道真矮人之見

世民雀鼠谷之戰此之謂苦戰死戰非膽識智力俱絕人者

斷斷不能

世人總為禍福二字所愚傅奕疏請除佛法推勘至此無遁情矣

唐太宗以治之隆替為不由禮樂固非然杜淹以為止由禮

樂亦非也堯舜率天下以咸英韶濩而民皆樂陳齊率天

下以伴侶曲玉樹後庭花而民皆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矣故議禮樂者必以誠為本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此治天下第一要事惜乎時無

真儒

句駁省便四字太府妙訣凡理財者宜知之然非精敏之才

不能也

兵不解便當有兵患唐藩鎮之禍皆兵不解所致也

代宗時抗命者容忍入朝者誅戮所以釀成藩鎮之禍

李晟真大臣較之郭李似更為縝密

李泌擊驃軍步步伏隘故能以少擊眾觀其用兵之妙幾不

復遜孔明

朝廷苟存心利民何事不可為即如陸贄疏云耗其九而存

其一蓋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餽直率斗米為錢三百五

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七錢也朝廷每循常例漫不經

心民生物力耗於無謂者多矣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作籌邊圖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

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

歷予謂凡人臣有地方邊事之責者皆當如是

高仁厚出軍六日五賊皆平蓋平民為盜非賊能脅之實官

軍驅之耳負冤二字千古同病惜乎明季無高仁厚卒致

喪國

律管用竹律準用絲絲聲易定竹聲難定故也然必絲聲與

竹聲相合乃可

按此條當編入治平類論樂中

周世宗者不但聰明英武而人愛民動得大體又御世無

幾而所為皆有經世之意蓋仁智勇兼之者也愚謂三代

而下人主中當以世宗為第一

宋興先贈死節後封功臣得帝王大略

太宗好讀書而讀太平御覽殊不得致治之要徒負虛名耳

知聲莫如歌工知器莫如鑄工知理莫如儒者故愚謂王者

作樂莫如使歌工審音鑄工鑄器儒者察理而揆以中正

庶或得之如仁宗時李照與胡瑗強所不知徒為工人所

笑

荆公萬言書一生學問盡見於此其書幾萬餘言大約以立法任人為主而歸重於陶冶人才大意俱本孟子若與正人君子和同斟酌而力行之不惟不至於亂兼可大治後來弊病在起手不講學校而講財利舍眾君子而謀於眾小人自悖其書之所言非此書之言有不善也

先王之法先於教養安石先以泉府為言亦此意也但先王之世人才眾多生養之道未備故當先富後教今則利孔已悉所患者人心不古不可與復三代之舊耳決當自學校做起安石入手遂謬安得不壞

安石與明道之學同本周官但安石先理財明道先學校安石得其末明道得其本此為天壤耳明道有言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善哉斯言安石心體未純要之即知重學校亦不能致治也

方田法即橫渠經界之意其法未嘗不善自安石與眾小人之遂千古以為詬厲矣

按古法方千步當得田萬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得田四十一頃零古法徑而寡失今法繁而多弊欲行方田當

先復古畝按此條當編入治平類井田論中

劉幾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強合器數最得制樂之大旨但未知幾之所謂人聲者何如耳恐非州鳩師曠未易言也

宋最多君子然君子多不和安石在朝則攻安石司馬光在朝又與司馬爭論至如哲宗時羣賢濟濟可謂盛矣而又

各立黨安得不積漸以至於亡

程頤貶涪州渡江遭風而心存誠敬亦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義

宋之亡非道學之罪宋之後亡則道學之功也

救荒借粟於富人亦不可虧富人之息斯為可繼之道專務摧抑富人者非也王大中免徭為息庶幾近之

虞伯生經濟之學竟有三代氣象惜乎生非其時耳

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三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史籍類

通書向以為未全之書今讀其前二十卷首尾辭意聯絡其篇章次第俱有意非未全之書也二十一卷後似稍未連貫然意思亦俱一片如所引諸卦俱與圖說意連屬蓋有得於圖而以諸卦證之非泛說諸卦也雖有散逸似亦不多

西銘文字便有做作不似太極通書自然純粹又精微又易簡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蘇子瞻曰文者貫道之器只一貫字載字便相去天壤此通與蔽之分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一部廿一史只如此看去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著作平生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問伊川語錄中有茂叔窮禪客一語不知何解曰此必茂叔與禪客語曾窮詰之而禪客不能對故伊川述之學者聞之然不能悉記其語故止記此一語也當時周子之語必煞有不同惜乎風氣初開時無學者不能悉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為朱子所貶

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於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朱子語錄中冠昏喪祭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為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為必當立影神為必不可用皆太拘

馬一龍農說不特析理之精而文辭之妙亦幾與靈樞素問同科矣格物之功至於如此亦農家之聖也

呂覽審時任地辨土三篇真精於農田之言無一語非實用而文字亦精絕考工以後僅見此矣

讀海剛峰集無一句閒言語此真躬行君子訥於言而敏於

行者今之聞人一行不修而詩文累尺見之豈不可愧  
劉誠意古文似勝宋景濂能見大意不詭隨時俗爲浮屠文  
皆有分寸此大家正派也景濂則多詭隨矣文辭亦多潦  
倒拖沓處然誠意古文不多景濂則哀然成一家蓋誠  
意在元不得志入明朝又以功烈見景濂則居翰林天下  
之文皆歸之此所以不得不推景濂也

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爲浮屠氏作自以爲淹貫釋  
典然而學術爲不純矣不特非孔孟之門牆抑亦倒韓歐  
之門戶八大家一脈宋景濂決其防矣

治要錄卽治譜又參以諸家雜說而成書者向來亦頗喜此  
等書今觀之覺得零碎委瑣絕無一頭腦處三代而下治  
天下多以條例此亦條例之類也纔落條例便已舉一漏

萬不成模樣

文章之失其始於左氏乎滴上古道德之真開後世浮華之  
漸辭達之旨於斯漸遠矣

涇陽上王相國一書似乎太驟曉人者似不當如此也其文  
章亦似水晶少溫潤之氣大抵此處須要至誠至誠則能  
動物矣不然程伯子所謂吾黨激成恐不免也寤言寐言  
題目亦太奇奇則便有客氣此亦學問未純未大也然寤  
言中亦儘有說得著處

正嘉時講學家多憑筆舌故昔人謂龍溪筆近溪舌今讀涇  
陽劄記其瀾翻個儻明白透快不特二溪且直逼陽明矣  
雖然以視薛胡則就其瀾翻個儻明白透快處覺元氣愈  
薄矣

莊渠周禮沿革極有好議論惜未成書

本草綱目真窮理盡性之書直察到鳥獸草木性情無一不窮極其奧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然有箇一貫道理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聲色臭味不過就二五分別將去

素問書雖未必果出軒岐然非聖人不能作卽其文字亦周秦以後人所未易及

黃帝岐伯皆託名也常怪古人有如此學問而不自顯其名必託名於古聖何也蓋世俗皆尋常人不如如此則書不傳古人亦欲傳其書而已名之顯不顯非所計也

友人郁儀臣天性和孝友與子交二十年如一日近更從事斯道反身有得則書之名省躬錄子讀之純然不雜其閒更多至言可味者如曰文勝質者德不進名過實者怨

必及又曰福不可邀謙而獲安禍不可避正始免辱又曰欲求此心之安先須識理之是皆有道君子之言世俗非無聰明文秀然使之執筆學作道理語則罅漏百出反之躬而無諸己也以此知學問非可剽竊然亦有數十年從事學問而不能道一語下筆輒非者豈天資固殊歟抑學問原非實有諸己也吾爲之慨然

郁儀臣曰禍福無常有時守正而得福有時違正而得福守正得福者自安違正得福者自危有時守正而得福有時違正而得禍守正得禍者無悔違正得禍者多悔此誠君子之言今之人未嘗不云禍福無常而往往借禍福之言以文其鄙陋只是好義之心不勝其欲利之心耳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樂情也淫與傷則情之過者也由此觀之則詩以言情喜怒哀樂無非詩過中失正則非三百之旨耳漢魏以下而有不失於溫柔敦厚之旨者吾不敢以為非詩

雅與鄭之分只是正與淫之別其要處只就志與辭觀之而已有志辭俱雅者有志雅辭鄭者有志鄭辭雅者有志辭俱鄭者志辭俱雅關雎鹿鳴清廟諸作是也志雅辭鄭鄭衛諸風之類是也若志鄭辭雅及志辭俱鄭則三百篇無之後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辭鄭而志雅者唐宋諸人諷刺諸作是也有志辭俱雅者淵明田園諸什子美北征諸篇是也誰謂刪後必無詩哉

聖人以詩立經垂訓教人繕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滯故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故學詩即學道惟知道者為能知詩此義不明辭人墨客以風雲月露嬉笑怒罵為詩則詩徒為海淫侮世之資耳古人亦何取於詩而為之故不知三百篇之旨者必不可以為詩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漢唐以後詩何啻千萬然亦一言以蔽之曰思多邪而已

嚴滄浪以禪喻詩以理為詩障然則三百篇之詩禪乎理乎以為禪則非聖人刪詩之本意以為理則滄浪且以為非詩矣此等議論而後人乃奉之以為金科玉律悲夫

滄浪又謂三百篇不可與詩等夫謂不可與詩等者謂三百篇為勝乎謂三百篇為非乎謂三百篇為非滄浪恐無此



思辨錄要卷十三  
之本也詩所以言志無志非詩也此一箇志字須合著思  
無邪三字爲妙若有邪便不是志今之詩俱無志卽有佳  
者亦不過流連光景而已根本已非更說甚枝葉  
詩言志何以曰歌永言蓋詩者有韻之言有韻便可詠歌詠  
歌則其聲長故曰歌永言聲依永然人聲無一定之準或  
高或下或清或濁無法以齊一之則不和故聖人又制六  
律以爲之節而被之金石此詩樂之原本也凡有韻者無  
不可歌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故聖人刪詩正樂只是正  
其詩之辭辭卽所謂志也論語思無邪是言其辭樂而不  
淫亦是言其辭興觀羣怨亦是言其辭辭在則聲在矣乃  
鄭康成謂三百篇皆得聲而得詩其餘則得詩而不得聲  
真是說夢

朱晦庵嘗欲取史傳所載古歌謠韻語彙爲一集以續詩而  
未果元人劉坦之用其意采漢魏以下樂府辭上賡三百  
謂爲風雅翼愚謂采詩必拘樂府固非卽概取辭意之近  
古者以模仿三百亦叔敖優孟也晦庵曰凡詩之言善者  
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只胸中著  
思無邪三字便無詩不可續豈必拘拘然亦步亦趨徒爲  
形似而已耶

語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禮者身之所由也  
故知其政樂者心之所好也故知其德今人所爲詩亦是  
心聲其所好在是其德在是矣誦其詩豈不可知其人耶  
詩本性情關風化先王以詩觀成古風敦朴故溫厚和平後  
世詞人輕浮淺躁故其詩謔浪笑傲聞樂知德居然可見

馬氏金車要 卷一三  
風俗日壞人心日薄何以爲詩

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流辟邪散狄成  
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剛毅則非溫柔之旨淫亂則非敦  
厚之義漢唐以後詩其能免於二者之失者誰乎然剛毅  
之失猶勝淫亂

漢魏人以情境爲詩六朝人以辭彩爲詩唐人以名利筌蹊  
爲詩限聲偶襲套格如今之八股時文時文不離經傳而  
無裨於名理近體不離歌詠而無關於性情

古詩十九首不知誰氏之作觀其辭氣大約宦遊失意而有  
感於友朋之詩其辭慷慨而蘊藉哀怨不迫大有風人之  
意蓋去古未遠也

漢魏詩大抵非無因而作故讀其詩猶可藉以論其人論其  
世至六朝及唐詩則無因而作者多矣無可借以論人論  
世故後來選詩者遂有氣格聲調諸名色亦不得不如是  
也

嚴滄浪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天下豈有理外之趣乎若理  
外之趣則淫佚流蕩而已矣何以爲詩總之滄浪不識理  
字以理爲呆板無趣之物故云然然則三百篇俱非俊物  
也此等語言何異毒藥而至今學詩者家弦戶誦豈惟滄  
浪不識理字天下人皆不識理字

四言如漢韋孟諷諫詩何減三百論者以曹瞞短歌行方之  
此由之瑟也去風雅隔一層

左太冲曰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志也美物  
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玉卮無當雖寶弗用此論

思辨錄要卷十三  
卓不可易漢魏而下僅聞此語

溫柔敦厚四字詩家宗印不可易也今之為詩者風流嘲謔專反此四字此所謂輕薄也烏足貴乎

商周雅頌朝廟之歌象功昭德光揚盛美故能合洽神人格于上下垂典則為經制漢以後郊廟之歌但言鬼神祥瑞奇怪幽渺之談無關典要至於朝享多采里巷謳謠如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奏之金石破之管弦甚無謂也古樂干戚羽籥之舞後世易以魚龍角觝之戲恣淫巧供歡笑先王美善之意於斯蕩然矣

三百篇之詩亦多取里巷謳謠然古者公卿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其敬且慎如此而聲詩猶有濫者孔子取而刪之如衛風諸淫詩皆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故存之以

為鑒戒采蓮白頭吟之類豈亦有鑒戒之意耶至於子夜讀曲等類尤為淫濫後人不知古人作詩本意但欲模仿音節不知何取於詩

漢郊祀等歌大抵仿楚辭九歌而變其體然九歌清遠流麗漢歌煩促結濇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於神故纏綿悽楚彌覺可誦漢歌專媚鬼神措辭恍忽讀之意興索然

詩文之道惟取雅正讀六經可見易之旨遠辭文筮辭也盤誥之佶屈告民之語雜方言也外此無不平正者三百篇詩何等平正而漢樂府乃為此怪僻之語辭賦家好奇弔詭耳食附會謂漢樂府郊祀等歌為絕唱轉相祖述此不過不能解其辭而又不故斥其非故反謬附為知音耳此與禪家不能為平正之語而故為隱語儒者不能解禪家

之隱語又不敢斥其非而反贊嘆希有謬附知音同爲千古之蔽

古登歌不雜鼓吹示肅清也雅頌詩辭惟鋪陳祖宗功德配天安民之意故登歌之時使人敬而聽之不敢淆雜後世歌吹雜奏繁響急節非奏格無言之義實自漢樂府作之備也

漢樂府出於唐山夫人及李延年之流故全不足法晉樂府出於傅玄曹毗張華王珣荀勗諸人多用四言故其詩儘有典則可追風雅者然祖宗本無功德可述更不如漢辭雖典則亦何足云

詩樂本非二自漢制鼓吹鏡歌等曲而樂與詩遂分豈知凡有韻之言可歌者無不可入樂乎唐李白蜀道難杜甫無家別等作歌行也而謂之樂府李白清平調王昌齡塞上吟七言絕也而亦謂之樂府則知凡詩皆可歌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矣後人分詩樂爲二作詩者又分樂府與詩爲二不惟不知樂又豈足爲知詩者乎

嚴滄浪高廷禮輩分唐詩爲初中盛晚以爲晚不如中中不如初盛此非篤論也凡詩只是隨其人爲盛衰耳有其人則有其詩無其人則無其詩如初唐推沈宋沈宋之爲人何如者其詩亦殊無氣骨中唐如韓愈白居易韋應物詩皆有識而蘊藉得三百篇意旨豈反出沈宋下盛唐之妙全在李杜晚唐自是無人物稱雄如李義山輩皆風流浪子耳趙嘏韓偓稍勝然憂讒畏譏氣已先怯何能爲詩賢者如聶夷中張道古又困於下位卽有詩何由傳故不論

人論世而論詩論詩又不論志而論辭總之不知詩者也  
程伊川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  
道他則甚此言使今之詩家聞之未有大笑者也然詩  
三百篇未有一句是閒言語識得此意方可讀詩方可作  
詩如今之作詩者專以閒言語為主奈何笑伊川

初唐之風天下宗沈宋沈宋宗徐庾而實宗上官昭容有一  
陳子昂頗知作詩之旨而當時不知崇尚悲夫

一時浮華之盛莫甚初唐君臣宮府之間幾無限制所以終  
有祿山之禍昔人稱牆有茨諸篇為載衛為狄所滅之因  
此卽是也

選詩必欲人與詩合詩與事合乃可入選不然詩雖佳皆偽  
言也

鄭樵論樂府曰得詩而得聲者列之三百篇謂之風雅頌得  
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今之樂府章句雖存聲  
樂無用此欺人之論不通之甚者也夫聲詩原自相合如  
今之詞曲皆然未有曲淫而聲正亦未有曲正而聲淫者  
今以聲詞判而為二而歸重於聲此欺人於不可知而謬  
為要渺精微之說也昔宋時陳體仁亦有此論朱子非之  
有云詩之作本以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  
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  
為樂而作其言最為原本

凡聲皆可譜辭凡辭皆可入曲明於音律者皆知之非有要  
渺之旨其故為元微皆儒者不知而妄言也

明道說詩只點綴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  
思辨錄輯要卷十三後集

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今人論詩多有以唐宋分優劣者見識抑何卑陋詩何有唐宋亦互有得失耳得三百篇之意者即為佳詩失三百篇之意者即為謬詩何論唐宋也但唐詩多寫景宋詩多談理所分者此耳然唐詩未嘗不言理宋詩未嘗不寫景子意欲遜唐人宋詩宋人唐詩以破當世之成見病未得暇也

邵堯夫擊壤吟前無古後無今其意思直接三百篇特辭句閒有率意者耳然其獨造處直是不可及

堯夫詩胸次極妙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使讀之者如遊羲皇以上作堯夫詩固未易讀堯夫詩亦未易也

堯夫自序擊壤錄云詩者情之所發也情有二謂身也時也身則一身之休戚時則一時之否泰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慙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戚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不以天下大義為言故大率溺於情好也可謂極得論詩根本今之詩人知此旨者寡矣又焉得謂之詩乎堯夫序云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嗚呼堯夫可謂善於自道者矣

詩人自唐五百年至邵康節康節至今又五百年敢道無一人是豪傑只為箇箇被沈約詩韻縛定沈約韻是吳韻本

唐詩金車要略卷十三  
不合中原之聲一時作詩之家崇尚唐詩遂并其韻而崇  
尚之至洪武正韻出已經釐正而猶不悟則甚矣詩人之  
無識無膽也康節起直任天機縱橫無礙不但韻不得而  
拘卽從來詩體亦不得而拘謂之風流人豪豈不信然  
康節詩畫吟云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不有風雅頌何由  
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又曰既有虞舜歌豈無  
皋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  
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他直把詩作際天際地一事  
豈止篇章辭句而已乎觀此則康節作詩本領可知  
唐人詩康節做得康節詩唐人做不得康節詩五言如浪雪  
暑猶在橋虹晴不收柳隔高城遠花藏舊院深乾坤今歲  
月唐漢舊山川洗竹留新筍翻書得舊編七言如梅梢帶

雪微微折水脈連冰澹澹鳴煙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  
水聲中園林葉盡烏未散道路風多人更稀行人莫動憑  
闌興無限英雄浪白頭此皆唐人佳詩也其他得意句五  
言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欲知花爛漫須是葉離披  
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七言  
如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閒處豈徒然天下有名難避世  
曾中無物漫居山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施  
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全由學問中出唐人能  
道隻字否至如乾坤觀物先天冬至等吟有益學問打乖  
首尾等吟有益性情王公金帛一等十分等吟有關人心  
世道直舉之不能盡

劉誠意詩無一語風雲月露但憂時憫世之言極得古人詩

言志之旨樂府辭尤妙可謂杜陵以後一人也

桴亭先生思辨錄前集二十二卷後集二十二卷前集  
為當時毛如石天騏所刻此初刻本也續有宋商邱中  
丞刻本其板攜中州未知其為前後集也原書因年隨  
筆未有倫次同時江藥園先生士韶盛寒溪先生敬編  
為前集二十二卷後集十三卷名曰輯要張清恪公正  
誼堂刻本前後集通為三十五卷道光中嘉興沈侍郎  
維鑄得太倉王學博寶仁藏本刻於安徽學使署一遵  
江盛之舊今所據者惟張沈二本張本舛誤不一據沈  
本校正者居多其重出者悉刪去之有錯雜可疑者則  
注於其下以仍其舊先生著述不下五十餘種當時已  
刻者論學酬答四卷宗祭禮四卷儒宗理要六十卷格  
致編一卷古文一卷性善圖說庚子東林講義七政辨

雲漢升沈山河兩戒分野圖說月行九道等圖兵燹之後罕有傳本今存者論學酬答有常熟顧氏小石山房叢書刻本分野說桑梓五防支更說婁江條議有太倉邵氏棣香齋叢書刻本治鄉三約制科議近有蘇州刻本詩古文有合肥蒯觀察德模刻本其鈔本有虛齋格致傳補注甲申臆議常平權法蘇松浮糧考雲漢升沈山河兩戒二圖八陣發明殘本餘皆散佚不可攷世之博雅君子苟蒐訪舊本校其異同以成全書則幸甚同治十三年冬十月後學永康應寶時謹跋

